



炫哥哥 靓妹妹

名刊佳作·获奖作品 陈伯吹儿童文学桂冠书系

名刊佳作

少年儿童出版社

炫哥哥 靓妹妹

名刊佳作

一任天真

我们倡导天性、率真的阅读与成长

ISBN7-5324-7028-8 / I·2519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炫哥哥 靓妹妹/本社编.—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6.8

(陈伯吹儿童文学桂冠书系)

ISBN 7-5324-7028-8

I.炫... II.①周...②沈... III.儿童文学—短篇小说—作
品集—中国—当代 IV.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079790号



炫哥哥 靓妹妹(精)

本社编

赵晓音 钱 黎 装帧

责任编辑 单德昌 美术编辑 赵晓音

责任校对 陶立新 责任监印 万友明

出版发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址: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邮编:200052

易文网:www.ewen.cc 少儿网:www.jcph.com

电子邮件:postmaster@jcph.com

印刷:上海市印刷三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5

2006年新1版

定价:23.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本书选编了深受少年读者欢迎的著名作家叶辛、刘心武、沈石溪、张之路、张品成等的代表作品。这些作品立意精巧，艺术精湛，同时又亲近生活，贴近少年心灵，多篇作品获由读者自己投票选出的“好作品奖”。

本书特别邀请著名作家、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梅子涵教授撰写序言，每篇作品都配有资深编辑的提示和旁注，并在结尾处配有解密点评。

本书是从已有五十多年历史、拥有三代忠诚读者的老牌少年纯文学期刊《少年文艺》杂志最近二十年来发表的短篇小说中遴选出来的优秀作品。以青春期生活及情感为主要写作内容,描写了青春期少男少女身体的拔节和裂变,情感的酝酿和成熟,全面展示了国内优秀儿童短篇小说的创作成就。

《少年文艺》就是这样的优秀读物,不仅少年儿童视为珍宝,对我们教师来说,也是培养学生、和学生进行思想感情沟通的好帮手。这本杂志生活气息浓郁,写的都是少年世界中的人和事,学生读起来倍感亲切。那种沉浸在健康的、积极向上的文学氛围中的美景至今历历在目,经久难忘。

于 漪 著名语文教育家

文学对人生的发育成长是很重要的。它可以升华我们的思想和灵魂,使我们具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能够真正做一个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民的人。

陈佳洱 中国科学院院士、原北京大学校长

创刊于 1953 年的《少年文艺》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家儿童文学月刊,由已故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题写刊名并撰写发刊词。《少年文艺》滋养了三代读者,培育了大批文学新人。全国许多著名作家的最初的作品都是在《少年文艺》上发表的,被誉为“作家的摇篮”。《少年文艺》在全国少年读者和老师家长中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为小孩子写大文学

这套丛书的缘起还得从上海说起，上海是一块神奇的土地，百年来急促的城市化、商业化、传媒化、娱乐化脚步催生了沪上近、现代文学的枝叶繁茂。回望中国近、现代文学，乃至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上海是一座文学“重镇”，一口审美的“深井”，一块思想与艺术的“高原”，儿童文学恰是其中一丛绚烂的“七色花”。百年悠悠，现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在这里酝酿、探索、起航，域外的儿童文学经典在这里成系列地译介、刊行，江南厚实的文学传统在这里不断地被重新“发现”，使得上海儿童文学的容涵度大大超越了上海的地域概念，成为一种与城市化、全球化、民族化等当代思潮贯通的，也与域外现

代、后现代各路文学流派互动的创作群落概念,逐渐彰显出文学性格与文学类型的意义。

诚然,上海开埠以来,中西、古今文学的交蒸,使得儿童文学阅读、创作、批评的眼界大开,境界突兀,吸引了一批批怀揣文学梦想的少年、青年作家在这片园地里晨操暮练、奋力跋涉,一步一步成就他们心头的梦想,鸡鸣天下白,卓然成大家。童心稚趣主题的创作与出版成为一代代沪上文学新人的“启蒙课”,成为他们漫漫文学旅程中的大智慧与真欢乐。在上海百年儿童文学创作的长河里,有一位作家,一位长者,一位导师,让我们不能忘怀,他就是陈伯吹。陈伯吹,从1923年创作第一部儿童文学作品开始,到1997年驾鹤西行,对儿童文学,对上海,他一往情深,矢志不移,他一直守护在上海这片儿童文学的沃土上,编织着他珍爱的儿童文学梦想,也只是因为战乱、奉调两次短期离开过上海。如今,他已经成为我们心中一尊高大的儿童文学背影,一份沉甸甸的儿童文学承诺。他将毕生的挚爱都献给了一个信念——为小孩子写大文学。1981年,他倾其一生的积蓄创立了“陈伯吹儿童文学奖”(最初为“儿童文学园丁奖”),以褒奖上海的儿童文学佳作嫩苗、高士新人,25年过去了,这个奖励滋养了一大批儿童文学菁英,还培育了一种纯真的、优雅的、纳新的当代儿童文

学的性格与风范。

毋庸置疑,上个世纪30年代京海之间学人们意气纷争的阴影,“大一统”的文学版图意识、50年来流行的抗拒城市化的乡土文学优越感,使我们常常回避城市创作群落与风格的价值与意义。然而,当我们置身于历史与全球化的视野之中,重新审视文学的境界、性格划分,我们就会有全新的理解。诚然,文学性格的第一分野在时代性,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话题与胸襟,如今文学时代的划分越来越短,历史上“各领风骚数百年”的尺度被大大缩短,文学的代际更迭已经缩小到10年,甚至更短,但就思想与文学的双重拓展意义而言,风物还宜放眼。第二分野在创作语言,它是一种源于国家、民族,又超越国家、民族的划分,其品质差异在创作语言的文化质感、容涵力、表现力、穿透力等基础,如文献学中英语文学、德语文学、俄语文学、法语文学、华语文学、日语文学的划分。第三分野在文学的国别(本质上也是一种区域划分),它的差异在国家政治意志、主流思想意识、民族传统与智慧的不同投射,它是当下抗拒经济全球化的文化趋同性销蚀,维护文化多元化的宝贵的文化自觉。第四分野在区域与作家群落,是最鲜活、最富有坚实土壤感觉的文学性格,它与区域经济、文化、习俗的沿袭和变迁息息相关,也是构成国家、民族文学性格

的根脉与基石。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与区域文化性格迥异而鲜明的国度,又岂能一以概之。而且,就文学性格的发生学而言,时代、语言、国别只是外在的前提,区域与作家群落才是内在的文学性格主体。因此,一位作家,一位伟大的作家,将自身的创作定位于某种区域文学的类型,绝不是一种屈尊,而是一种根深叶茂的升腾。

由陈伯吹以及“陈伯吹儿童文学奖”所培育、倡导的阅读与创作的品质、性格是什么呢?首先,他以“童心论”为理论内核,培育、倡导一种天性、率真的文学基调。其次,他以自身的创作实践培植、示范一种纯真、隽永的创作风范,他自己的作品犹如“丝竹悠悠”,极有韵致。其三,他一方面重视域外儿童文学的借鉴、学习,比较与包容。无论是东洋还是西洋,都主张大力引进、译介;另一方面,他也十分注意江南文化的底蕴培育与根脉滋润,努力建构海纳百川、融通古今的区域文学性格,以此来吸附、凝聚各类文化性格的创作群落。由此看来,陈伯吹对于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来说,是一团跳跃的烛火,是一把丈量艺术品质高下的标尺,是一面映照心灵清浊、纯杂的精神明镜,当人们面对他生活的儿童文学时代,无法回避他的眼光与观念,这就是我们策划、出版“陈伯吹儿童文学桂冠书系”的动因和归依。

另一重动因源于儿童文学的“现代性”与“当下性”(或许当下儿童文学创作、出版、阅读的迷茫、迷失还不能构成一种文学史意义上的“阶段性”)的断裂与冲撞,百年阅读、创作、批评形成的儿童文学审美规范近 10 年间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和颠覆,儿童文学流变中的厚实沉淀被轻率消解、抛弃。在这种消费主义、娱乐至上的世俗化潮流面前,陈伯吹以及“陈伯吹儿童文学奖”所倡导、实践的儿童文学创作规范也同样受到了挑战,作为一种对儿童文学品质的坚守,一份对世俗潮流的抗争,我们想到以陈伯吹的名义推出这套具有当代上海性格,坚守现、当代儿童文学审美价值的丛书。我们不反对文学创作、阅读、鉴赏的多元化,但是,我们有责任为儿童文学的美学传统辩护,为陈伯吹的文学主张辩护。

亲爱的少年读者,感谢你关注、阅读“陈伯吹儿童文学桂冠书系”,但愿它能归入你的珍藏,在各个年龄阶段里不断地被重读。因为好的儿童文学是“无年龄的文学”,也因为陈伯吹爷爷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都需要童年般的“纯粹”和“真诚”。时代会变,这一点永远也不会变。

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6 年 6 月 1 日

序言 金丝雀的故事和你的 好几个时代

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导师 梅子涵

很多年前，我在同学家里看见《少年文艺》，借了几本回家读，读了还掉又借，最后有两本不知怎么就一直地留在了我的家里，成了我的书了。我忘记了那是哪一位同学，也忘记了是不是他送给我的。童年的我是一个特别胆小和忠厚的孩子，所以我不会是故意借了不还给人家的。这“模模糊糊”和这旧了几十年的两本《少年文艺》，就贵重地被存放了，成为精彩书柜里的摆放，成为飘逸记忆中的页码，总能看见，总能翻到这儿。我后来为这本杂志很忠恳地写作着，断定了这“贵重的存放”是出发点，甚至也是我在儿童文学这一条写作的路途上渐渐走远，渐渐令自己的生命越发快乐和幸福的理由。

人类有无数无数无数无数的书籍，一个人的阅读史，一个人后来如果也可以算比较优秀了，我们来查检这阅读史，分析一下这优秀，它竟然是可能从某一本书开始，一本薄薄的杂志闪现在那路上！我们惊讶也理解！那么对这一个人来

说,这本书,这本杂志,就是经典的;从经典的封面到里面的所有字。

很多年前,我上完了初中,去一个农场当职工。我在广播站里忙忙碌碌地写稿,编好每一天的节目,在早晨、中午、晚上的时间,热情洋溢地播送出去,让农场职工听了都热情洋溢。我也在这一间矮矮的平房里阅读和写作。我竟然把写好的散文也投寄到那“贵重存放”的杂志里去了,登载出来。那是一篇叫《进军的灯火》的散文。写出的是非常天真、浪漫因而可爱的念头,我没有料到,那其实已经有了在向着文学进军的意义,那些天真、可爱却是幼稚的文字,隐约照亮了些别人对我的注视,也格外清晰地照亮了我自己的文学感觉。那是近乎第一次的清晰的文学感觉。

我有一些知道了,如果你要写作文学,那么你应该看见什么。如果你的面前是一座城市,是高楼大厦,或者是稻粮和树林,那么你要看见这里还荒芜着的时候,走来的那些最早的建设者的脚印。看见脚印了,那么就看得见故事,文学就诞生了。

而且《少年文艺》还险些诞生一个叫梅子涵的编辑。可是农场奇怪地不同意放这个叫梅子涵的青年到编辑部去。派来联系的徐九生只好更快地回去。

那是六月还是七月里的一个午后呢?农场天空的太阳光是最尽情最豪放的。徐九生走进了我的那间矮矮的广播站的平房。他是《少年文艺》的编辑。他是一个真正称得上书生面容和文雅的那种人。我兴奋得想欢呼雀跃地看着他走进来。我简直不知道他怎么会到这里来。

他实际上是不可以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的,那么,我也就一辈子不会知道我曾经有过一次这么珍贵的机会,这么珍贵

地被这个经典的刊物器重过。可是他善良地走来告诉了我。他说：“我想，还是告诉你一下。”他说不喝水了。他说不坐了，要赶回上海。然后他就走了。

我送他到通往塘外公路的大堤上。

这是我来回回行走了十年的大堤和公路。十年后，我考取大学离开了。

这样，时间就已经到了很多年以后了。

到了现在，到了我现在在为这本书写着序言的心情里。从那个矮矮的平房开始，到后来的任何变迁，我是《少年文艺》的写作者这个身份一直保持了。

这是一个魅力无限的刊物。

几十年里，她几乎是以相同的笑容迎候着从门外走进的人，然后以永远的耐心和爱护牵连住你在远处的心思和灵感，答复你，欣赏你，也和你商议，令你快乐、感恩、豁然开朗。这个经典的儿童文学刊物，把一切的事情和细节也做得分外经典，使你想念起来，想起和自己的写作有关的故事，也几乎都是经典的了。

所有的和我一样的儿童文学作家，他们都是很在乎自己的文字和名字常常出现在这一个刊物的页码间的，因为他们会想，要不怎么得到激励，我的光荣从哪儿来呢？我们从前在乎养育，我们现在在乎光荣，光荣多好！

严格也慷慨的《少年文艺》都给了我们。

所以《少年文艺》是可以出版一本《〈少年文艺〉经典故事》这样的书的，由那些在不同岁月有满满的心愿首次投寄的稿件，有暗暗的不安首次小心翼翼走进那幢昔日富裕今日仍旧优雅的小楼的……后来纷纷优秀了、著名起来的作家们写。

那一定会是一部精彩得令你沉思良久的书呢！

痛心疾首的只是那很西洋的小楼已经不在。它的地板、厚厚的木门和特别大的窗，往二楼走去的楼梯，都只能在我们的记性里了。谁的记性好，谁就会经常在感情里找。总有一些东西会没有了，不在了，可是我们不要学会原谅没有和不在。没有爱护的热情，我们以后会连回家的路也寻找不到。

我每次到《少年文艺》都是回家一样快乐，是和老朋友们说说话。他们坐在各自的桌前，面前是永远多的稿件。每一篇的文字里都是满载的心愿。他们在阅读这些心愿，把以后的优秀作家仔细地选择出来，先养育，接着给他们光荣。这真是辛劳和诱惑人的职业。我遗憾，徐九生来的那一次，我没有被农场同意，我就再没有机会在这个编辑部里有自己的座位，没有机会来编一本孩子们每个月等候的刊物，也没有机会仔细地选择出以后的优秀作家，让他们光荣。让中国的儿童文学、儿童阅读，渐渐地渐渐地成为世界最好的，这个渐渐的过程很令人着迷！

那位最著名的动物文学作家汤·西顿写过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是真实的，所以令我们更喜欢去想像里面的“象征”。那是讲一只纽约麻雀的故事。

他在高高的柱子上为自己絮窝，可是他不是像别的麻雀一样，用枯草或者稻草絮，而是用的树枝。窝絮完了，他一定是非常快乐了，总应该歌唱一下，可是那声音竟然不是“唧唧喳喳”的，而是和金丝鸟的一模一样！

理发店的老板告诉西顿，这只麻雀就是他家养的拉代。他在家里的金丝雀窝中放了一只麻雀蛋，是金丝雀把拉代孵了出来。他天天听着金丝雀妈妈的歌声，住在树枝搭成的金丝雀家里，这只长大的麻雀歌喉是金丝雀的，习惯和审美也

统统和金丝雀一样了！

离开了那平房和大堤，我就一直在大学里生活，甚至幸运地把上海的第一个儿童文学硕士和博士培养了出来。这么多年地和学生们在一起，那些优秀的，有些情调和可爱的，竟然几乎都是阅读过《少年文艺》的，记得住里面的故事和语言，《少年文艺》很像是一个属于他们的金丝雀的窝，我们不由得相信，西顿的拉代故事的确不是寓言意义上。

在这样的一个书籍和刊物的年代，阅读者的迷离，方向的失踪，是我们很多人感叹和忧心的事。我也忧心，所以我在四面八方的机会里讲述着那些经典儿童文学的故事和篇名；也对孩子们说，童年的时候，想到订阅一本像《少年文艺》这样的刊物，那么你的黄书包、蓝书包，再沉重，也会有童话从里面飞翔出来。你如果放开了歌喉，就会有金丝雀的气息，飞翔之后，果然就看见了自己是有些优雅的。

很多年前，我的知识分子父母没有为我订阅一本《少年文艺》，也未能重视地安排我的童年阅读，这是我想到了一直觉得遗憾的事。可是我能原谅，那个年代，父母对孩子没有很高的期待，忙碌在革命里，太细致地关怀家庭的事、子女的事，是要“斗私批修”的。

很多年以后，现在的孩子们都会长成大人，成为金丝雀或者是麻雀，是婉转美妙的声音，或者唧唧喳喳，他们还会照旧遗憾吗？他们是不是会问：“你们那时不是非常非常关心我吗？我的黄书包……沉重得哪里还背得动！可是为什么……”

我想对孩子们说，那么我们就不要再给自己留下一个长大后遗憾的机会，也不要到那时再问父母。

我们可以现在就为自己安排呀！

到书店去按照指引挑选，到邮局去订阅，童年顿时就会

闪现新的喜悦和盼望,成长的路途里渐渐就会出现意外的方向和热情,美国诗人惠特曼说,Or for many years or stretching cycles of years ,它们会是你的好些年,好几个时代。

